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六八・子部・兵家類

讀史兵略四十六卷（卷七至卷四十六）〔清〕胡林翼撰……………一

讀史兵略續編十卷（卷一至卷五）〔清〕胡林翼撰……………六三五

讀史兵略卷之七

益陽胡林翼集

通鑑

章帝建初元年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

讀史兵略卷之七

當匈奴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刎超還至于賓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胡氏引謂車師前王居交河河水分流絕而南下故號交河按即今土魯番城也尉頭國今那林河南河已廢什布魯特游牧地五年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賓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讀史兵略 卷七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胡氏曰南面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者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僭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

讀史兵略卷之七

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彌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按延者即焉耆舊并彌之為拘彌譯音無正字也元和元年 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二年 燒當羌迷吾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

界督烽接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
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
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胡氏曰河北逢西大
漢所築以招來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胡氏曰余按西域傳靈帝
建南三年涼州刺史孟佗

遣兵討疏勒 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

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眾南道遂通近無從是正今存疑

章和元年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為其新降不欲出兵

乃募人關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

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

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

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三

太守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隴羌三兜谷今隴西起塔鎮
西甯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

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譚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眾詣臨

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

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眾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

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眾熾盛張紆不能制乘

谷在大河北連水南大小榆

谷今貴德廳東撒拉土司界

是歲班超發于賓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

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賓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賓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胡氏曰

日班超時為將兵長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胡氏曰

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 北匈奴饑饉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單于上言

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

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

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

會虜地臣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

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

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

省察太后以示耿秉乘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四

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

宜可聽許乘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尙書

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為雄弱即屈服

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

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養育邊民得生勞役休

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

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

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鈔掠及歸功聖朝實

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

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

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

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實意

以事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胡氏曰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胡氏曰匈奴保南山不得去者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眾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縣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五

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出塞胡氏曰秦胡人為秦人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眾悉離散胡氏曰大小榆居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過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小榆相去甚遠杜佑說非按胡氏說是今西甯府貴德縣東撒拉土司地也和帝永元元年 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為船置於葦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眾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綴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鳩

壁而已

責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陳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眾皆為之危懼安隴正色自若夏六月責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朔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閭盤司馬耿夔耿種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觀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眾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眾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乘山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貳奉金帛遣北單于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六

時虜中乖亂氾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氾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犢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胡氏曰闕驕十餘年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按在今河套屬格爾木北西拉木倫河西岸滿漢界胡氏云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後鄧鴻討建侯兵至美稷達侯乘冰度陰向滿夷谷可知在美稷後鄧鴻討建五原郡私渠北觀海疑鄧鴻克泊燕然山在三音諾顏右翼今鄂爾多斯都蘭哈拉山西北海即袁明察漢泊三音諾顏右翼中未族

二年 月氏求尙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督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

糧將益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 遣耿愛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賀正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陳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七

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四年 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大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

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偃偃歎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焉尙代訓爲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泥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泥等以血盟詎復寇金城塞尙坐免

五年 護羌校尉賈友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送夾逢畱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按賜支即析支今貴德屬西南和碩特左右翼中旗地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八

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固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徵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眾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督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

骨都侯喜爲等慮并破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爲亭獨尸逐侯
鞬單于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
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
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
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月癸丑以光
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
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近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尙
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
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
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
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烏桓要
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

讀史兵略卷之七

九

眾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胡氏曰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宜在偏關縣河外西北大城塞在烏蘭木倫河西北
九年 燒當羌述唐率眾八千人寇隴西裔塞內諸種羌合步
騎三萬人擊被隴西兵殺大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尙越騎
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尙屯狄道世屯枹
罕尙遣司馬冠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述唐懼棄老弱奔入臨
洮南尙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述唐引去漢兵死傷
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大夏今河州東南狄道今爲州枹罕即河州治皆屬蘭州府洮南胡氏曰臨洮南山也
十四年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
谷左右無復羌寇險廩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邊者
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

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故
能疆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沮亡
逃移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
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
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
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成之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
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
乃罷按龍耆今鳳翔府沔陽縣西海郡王莽立在今青海上龍西龍支堆爲名按在今西甯府東張伯縣南阜南縣西北也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
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

讀史兵略卷之七

十

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
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
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
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
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
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
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
徵超還入月超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
己校尉任尙代爲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
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
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
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

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富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胡氏曰爲任尙徵還漢失西域張本

殲帝延平元年 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入出塞追之兵馬搃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沒於陳

詔以北地梁慄爲西域副校尉謹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謹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慄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小梁慄以爲不可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十一

固乃謫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曰霸不聽僅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僅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胡氏曰連超爲都護居龜茲它乾城梁慄非不健嗣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安帝永初元年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於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王宏西迎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忿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演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

板案以爲楫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懼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胡氏引續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今渭北諸山在鍾羌之東北胡氏曰人遙望之以爲兵也

二年 鄧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眾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滇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已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漚輸作若虛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方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臨宜且振旅西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十二

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紉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犇北之恥雪矣書奏會禁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畱任尙屯漢陽爲諸軍節度余按平襄章懷以爲故襄戎邑今羣昌府通渭縣四年 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胡氏曰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則固陵單外此不可二也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胡氏曰前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秦時郡白起項陽王翦漢與美渠公孫

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崇上郡懷道辛武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飢餓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民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胡氏曰是後北宮伯玉王如謂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謂因說禹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三

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謂欲以東瀟中傷之會朝歌賊曹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謂爲朝歌賊曹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榮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謂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謂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泉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閣而已胡氏曰胡欲用度外之常策故以文辭繩之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

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謂爲養會悉貰其罪胡氏曰此三等入皆惡少年爲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綫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虞翻收羅涼土豪傑之說甚各爲達材藝不拘一途不問出身破資格而用之則人有自奮之路取於爲非而英雋既拔頑梗易除上無遺賢下無沈滯勝於誅賊遠矣涼州今甘肅府先零羌復寇哀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刀與勤俱死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四

五年 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據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枹泉營按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隴在秦州枹泉營昌府及秦州等地上邽縣在秦州西北六年 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尙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按在今甯夏府靈州元初元年 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寇胡氏曰自太行北至恒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按今澤州路安一帶是也二年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眾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

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遠將軍梁慄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僅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尙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尙曰兵燹弱不攻疆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尙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卽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十五

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電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龐而君增之兵虜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電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胡氏曰詡知賊退遇水必踰淺虜果大

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胡氏曰此峭谷當之散關非宏農池縣之峭山也詡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燒石窮木開漕船道余按勇士縣在蘭州府金縣東北丁奚城在肅州府靈州西南峭谷胡氏說是今漢中府鳳縣赤亭胡氏以爲在武都者是今階州成縣即杜詩之赤亭也六年 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伊吾今哈密永甯元年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於是開通西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十六

域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驕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郡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郡善子實心瞻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

誠便尙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尉卿廷尉某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并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七

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虜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

被其害胡氏曰謂未能如功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幾臣屬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沈氏羌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等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胡氏曰馬賢於時來奔命羌人輒謀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士宜其有射姑山之敗也建光元年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八

寇武威賢追到燉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今武威縣東南羌戎貴種至今猶然湟中今西南府北延光二年 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瑄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

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貽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營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按蒲類海今巴爾庫爾西河泊皆在哈密北昆侖塞今安西州西南宜禾都尉所居唐之瓜州當樂縣東也胡氏曰在後部金滿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云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爲柳中縣按今土魯番西不在金滿城北也三年 班勇至樓蘭以部苦歸附特加三級三級疑當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十九

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復通屯田柳中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時鮮卑數寇邊度遼將軍耿種與溫禺犢王呼尤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耿種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脅呼尤嶽欲與俱去呼尤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甯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眾亡去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胡氏曰衛要者當敵之衝邊之要地也四年 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按此報仇也順帝永建元年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

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胡氏曰李賢曰黎陽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不過爲南部聲援耳定州是也余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爲南部聲援耳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胡氏曰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爲六國余按東且彌王在今鎮西府宜禾縣東枯梧河未詳也二年 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二十

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胡氏曰釋氏西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徵功法所必誅朗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若嚴夷夷先期以徵功法所必誅朗班勇非後期也六年 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按屯田之基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羣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備備續上移田還湟中羌意乃安兩河閒謂湟

陽嘉元年 耿暹遣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暹移屯遼東無慮城以拒之胡氏曰無慮因縣余按今錦州府廣寧縣

永和元年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尙書令虞翻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禮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按禮中今禮州懷中縣今永順府桑植縣

二年 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反者而蠻執轉盛按象林今越南國西境地

三年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尙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關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預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

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

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

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

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珍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

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

使其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

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

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

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

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尙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

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

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

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

出是嶺外復平

五年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

兵圍美稜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

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

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

請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

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

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胡氏曰龜所徙行必遠坐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窮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迎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

出是嶺外復平

五年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

兵圍美稜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

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

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

請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

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

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胡氏曰龜所徙行必遠坐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窮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迎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

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

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
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
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甯忘戰日久良驕夜合交鋒接矢
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
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
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
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機
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陳傳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
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
以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
屯漢陽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且陳羌寇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三十三

武都燒隴關按大震關今鳳翔府隴州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
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
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
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
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眾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
烏桓寇鈔按離石今汾州府永甯州夏陽宜作定陽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夫朱漢
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
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
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

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
破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
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
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
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所
請危難之世各賢其臣也

六年 征西將軍馬賢與且陳羌戰於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
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閭月羣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
殺掠吏民武都太守趙冲追擊羣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
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
敗誤申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縣師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三十四

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
徐流饑饉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
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
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
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
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
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
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激忠下可以納降若
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官尚之不
遇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胡氏曰羌居安定北地上
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
羌射姑山在北地今慶陽府環縣

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賊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前任職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解散按此招降之法

漢安元年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門嬰大驚遽走閉壁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退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到健爲貢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

郎中賜錢百萬按招降之法第一在引召爲吏所請其尤也賈於他法稍多矣

建康元年 護羌從事馬元爲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琄追擊元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鵠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破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冲子爲義陽亭侯按建威宜依章懷注作武威鵠陰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武帝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胡氏曰謂立賞格錢邑以邑封也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眾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眾燒東城縣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按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王將軍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永壽元年 南匈奴左薁鞬事者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

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

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

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

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

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甯羌豪遺奐馬二十四金銀八枚奐於

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廢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

無不悅服威化大行按胡云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今平涼府固原州東北長城今榆林府東北與美

綏德州米脂縣

二年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二七

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鈔緣

邊北拒丁零東御夫餘西擊烏孫盡掠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

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

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按彈

今察哈爾左翼正紅旗南高柳仇水今

奇爾泊高柳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

泰山瑯邪賊公孫舉東郭寶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

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尙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

韓韶爲廩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廩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

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

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按廩今泰安府萊蕪縣在瑯邪西郡

邪今青州府諸城等地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

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

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

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熲令公卿

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率寶等大破

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爲列侯按遼東屬國都尉治今錦州府廣寧縣

延熹元年 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

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

爲相蠶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雖殲

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

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

空闕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二八

歸仁豈復與金犂寶以爲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

業臨朝聽政而未聞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

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

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

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

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

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

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

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侯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

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

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

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